



Mindy Mejia

你希望我成为的一切

EVERYTHING YOU WANT ME TO BE

[美] 明迪·梅西亚 著 郭国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Mindy Mejia

你希望我成为的一切

EVERYTHING YOU WANT ME TO BE

[美] 明迪·梅西亚 著 郭国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希望我成为的一切 / (美) 明迪 · 梅西亚著 ; 郭国玺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9.3
书名原文 : Everything You Want Me to Be
ISBN 978-7-5086-9119-0

I . ①你… II . ①明… ②郭… III .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371 号

Everything You Want Me to Be
by Mindy Mejia
Copyright © 2017 by Mindy Mej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希望我成为的一切

著 者 : [美] 明迪 · 梅西亚
译 者 : 郭国玺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46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4572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119-0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迈伦、布兰奇、维克和西尔玛，
你们在明尼苏达州南部的山上耕作，
留下了勤劳、忍耐、欢笑和爱。
我所有的故事，都从你们开始。

目 录

001	•	海蒂 /2008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009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六
032	•	彼得 /2007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049	•	海蒂 /2007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一
065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日
084	•	彼得 /2007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092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一
108	•	海蒂 /2007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127	•	彼得 /2007 年 10 月

149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二
170	•	海蒂 /2007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
183	•	彼得 /2007 年 12 月 6 日, 星期四
192	•	海蒂 /2008 年 1 月
208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三
221	•	彼得 /2008 年 2 月 15 日, 星期五
232	•	海蒂 /2008 年 3 月
247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三
259	•	彼得 /2008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五
271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四

283	•	彼得 /20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295	•	海蒂 /2008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308	•	戴尔 /20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319	•	海蒂 /2008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
333	•	戴尔 /2008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
343	•	戴尔 /2008 年 5 月 11 日，星期日
348	•	彼得 /2008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

海蒂

|

2008年3月22日，星期六

出走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我站在这里，站在我无数次在数学课上幻想的那个地方，就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离港航班信息牌前，每一个细节都跟我的想象一模一样。我穿着旅行套装——黑色紧身裤、芭蕾平底鞋，还有一件能够让我的双手缩进袖子里的大运动衫，穿上它会显得我的脖子更加修长和纤细。我有一个漂亮的皮箱，包里有足够多的钞票，我可以飞往任何我梦想过的地方。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为什么感到如此身不由己呢？

今天凌晨三点钟，我已经偷偷溜出了家门。我在餐桌上留下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稍后会回来的。爱你们，海蒂。”当然，“稍后”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的任何时刻。或许，是十年以后。我不知道。或许，它永远都会让我的家人心里隐隐作痛。或许，我永远都走不了太远。“爱你们，海蒂”这句话有点儿说过了头。我的家庭不是那种会经常给家人留下爱的便条的家庭，但即使他们怀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他们也绝不会想到，我正乘坐飞机飞往其他城市。

我仿佛听到妈妈这么说：“这不像是海蒂的做派。老天，要不了

两个月她就毕业了，而且她还在学校的话剧中扮演麦克白夫人。我知道这件事一直让她很兴奋。”

我赶紧把这个想象的声音推开，再次看了一下目的地，希望能感受到我以为终于逃离松树谷后的那种兴奋。我以前只坐过一次飞机，是我们全家去拜访凤凰城的亲戚的那次。我记得座椅上有很多按钮和灯，飞机上的卫生间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宇宙飞船。我想买点儿推车上的零食，但妈妈的包里有水果卷，那是我们除花生之外唯一能吃到的东西，但就连花生我都没吃到。格雷格知道我不喜欢花生，于是就把我的那份也吃了。但是后来一路上我都很生气，因为我很确定我会喜欢飞机上的花生。这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今天将是我第二次乘飞机，飞向我的第二次人生。

而且，假如任何一个航班上有空位的话，不管是飞往拉瓜迪亚机场还是肯尼迪国际机场，我现在都不会站在这里，感觉自己动弹不得、悲惨至极。这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天冲动地决定离家出走所带来的问题。整个机场看起来像是在经历黑色星期五，等待安检的队伍一直排到外面的临时停靠区。飞往纽约的最早一班航班是星期一早上六点，那样要等太久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这个州。

我可以飞往芝加哥，但那里似乎离我家太近，太靠近西部了。上天啊，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怎么可能连一个空位都没有了呢？不管飞到纽约哪个机场，我都知道要搭什么车到市区，花多少钱选择在哪家青年旅馆过夜，以及如何到达最近的地铁站。我花了好多时间在互联网上记住纽约市，多到我感觉已经搬到那里去了，我甚至认定我今天早上离家时就是要去纽约的。现在，我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愚

蠢的离港航班信息牌，希望能找到退而求其次的目的地。假如我不能直接飞往纽约，我至少要到达一个离纽约较近的城市。有一个2:20飞往波士顿的航班。波士顿离纽约有多远呢？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有些愚蠢，但我还是不停地瞥向门口，看着人们涌进机场，他们的手里抓着一大堆杂乱的行李、钥匙、钱包和机票。没有人过来阻止我，甚至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他们知道，会有人真的在乎吗？除了我父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那么爱我，会闯过重重大门，喊着我的名字，绝望地到处寻找我，不让我逃跑。

当我走向飞往波士顿的航班柜台时，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一位皮肤晒成古铜色的个性开朗的女士告诉我，在经济舱里还有一个座位。

“我要买票。”

票价是760美元，这是我除了买电脑之外最昂贵的一笔支出。我把驾驶证和八张崭新的百元美钞递给了她。那惹出这件事的可怕信封里，还剩两张钞票。我盯着它们，在那么大的白色空间里，这两张钞票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我不能把它们放进我的钱包。我钱包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不想让我的钱与这个信封里的任何东西沾上边儿。我一定是沉溺在又一波的沮丧里，没听到那位女士接下来说的话。

“小姐？”她靠近我，显然是要引起我的注意。

现在，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位男士，他们两人双双盯着我，我就像在梦中被老师提问，却连老师曾经布置了家庭作业都不知道的学

生一样。

“您今天为什么要去波士顿？”那位男士问道。他看着我的小皮箱。

“去参加一个茶会。”我想，这个回答非常机智，但他们两个却都没有笑容。

“您有第二种证件吗？”

我在钱包里找了一下，拿出了我的学生证。他看了一眼学生证，又看了看电脑。

“您的父母知道您在哪里吗？”

这话让我有点儿惊慌，尽管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合法的成年人了。几个故事版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父母已经在波士顿等着我了，或者我的爸爸已经在波士顿等着我了。他跟我妈妈分开很久了，他刚刚把钱寄给我，让我去和他一起过复活节。或者，我可以直接采用孤儿策略，但是我的眼泪阻止了我。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喉咙，我知道，我无法脱身了。尤其是在他们已经对我起了疑心的时候。于是，我情绪失控了。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管管自己的事？”勃然大怒的乘客。机场似乎是上演这出戏的绝好舞台。

我身后的人不再抱怨，开始观看这场表演。

“请您理解，霍夫曼小姐，关于当天现金购买的机票，尤其是单程机票，我们必须履行一些程序。我将不得不要求您跟我走一趟，我们要核查一下情况。”

哪怕他打电话给我的父母，把这一天变得比原先糟糕一万倍，

我也不想被关进国土安全办公室。假如他发现从信封里拿走钱的人是谁，会怎样呢？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我伸手抓回柜台上那几张钞票和我的证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你和你的机票一起滚蛋吧。”

“需要叫警察吗？”那个女人已经十分不悦了，她拿起电话，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已经开始拨打电话。

“别费心了，我走好了。看到了吗？我要走了。”我抓起自己的包，用手背抹了一下双眼。紧握的拳头把那些钞票攥成了汗球。

“你为什么不冷静一点儿呢，霍夫曼小姐，我们会——”

“要冷静的该是你吧？”我狠狠地瞪着那个家伙，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恐怖分子。很遗憾，你们不想要我那 800 美元来买一个到波士顿的烂座位。”

排队里有人大声喝彩，但大多数人只是注视着我推着行李走开，或许还在猜测我要把哪种类型的炸弹走私上飞机。“真是什么人都有啊，维尔玛。”队伍里的人推推搡搡。“你不会对她有任何怀疑的，对吗？”

我跑到了停车场，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自己的卡车的，也不知道我是如何给服务生付钱的，这一切是如此混乱。我的心在怦怦跳。我一直向后看，心想安保人员是不是正在追出来。然后，当我上了高速公路，就开始哭起来。我差一点撞上一辆小货车，双手颤抖得很厉害。直到半小时后，我才意识到，我正驾车开往松树谷的方向。双子城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的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绵延不绝的荒野。

当你需要另一个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你坠入爱河时，你就会遇到这样一堆鸟事。

去年秋天，当我升入毕业班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如此自由，超越一切。那时的海蒂随时打算征服这个世界，该死的，她本来可以无所不能。而现在，我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爱哭鬼。我已经变成了我一直讨厌的那种女孩。

广播突然中断，仪表盘上的灯闪烁起来。该死。在其他车辆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一阵惊慌。在看到正前方的岔道之后，我把车转到了一条分岔的碎石路上，放开油门，让卡车滑行减速。当我把卡车完全停下来之后，发动机噗噗地转动着，然后彻底熄了火。我试了试钥匙，纹丝不动。我被困在一片荒原里。

我倒向另一边的座椅，趴在粗糙的座椅上抽泣起来，直到想吐。然后，我跌跌撞撞地下了车，走到排水沟旁，把一肚子的咖啡和胃酸吐得干干净净。

一阵凉风吹过田野，我前额上刚才冒出来的那些汗被吹干了，身上的不适感也随之消失。我爬着离开了那堆秽物，坐在排水沟旁，任凭潮湿松软的地面把我的裤子和内裤浸得冰凉。

我在那里待了很久，直到连寒冷都感觉不到。直到我再也流不出眼泪，但其他的情绪却开始蔓延。

除了高速公路上疾驰而过的汽车，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意识到——冷静下来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想到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去。我不想让自己被困在一个局促的飞机座椅上，飞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而当飞机降落之后，我将无处可去。我不想站在一个灯火明亮的舞台上，让全场观众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我不想孤独地

躺在自己的床上，而妈妈却给我做那些让我根本没有胃口的食物。周围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有一种让我感到抚慰的东西，荒芜的土地上长着光秃秃的树，地里遍布着成片成片顽固不化的雪。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突然之间，这个事实让我觉得如此美妙。我可以把这段经历告诉我这辈子遇到的每一个人——**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在这里**——他们会笑笑，翻个白眼，然后拍拍我的背。他们会说：“说什么傻话。”但这的确是真实的。我这辈子都在扮演角色，成为他们希望我所成为的那种人，关注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而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觉得自己坐在这里：蜷缩在一个死寂寒冷、一望无垠的荒原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既然我来到了这里，这一切就有了意义。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当女主人公意识到她爱上了那个愚蠢的家伙之后，或者，当她实现了她那打败全美无敌手的梦想之后，音乐声响起，她毅然大步离开房间。现在就像是那样的情形，只是没有音乐声。我仍然坐在荒郊野外的排水沟旁，但我内心的一切突然发生了改变。

我再次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记得她昨夜说过的话，当时，我正在她的肩头不停地抽泣，所以我没有听到或听懂她说了什么。

离开舞台吧，宝贝，她说。你不能一辈子都表演给别人看。别人只会耗尽你的一生。你必须认识你自己，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无法替你做这些。没有人可以。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或许是生平第一次，我准确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如何做才可以得到它。这是一件再清楚不

过的事。就像是从一场梦中走出来，你以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实际却是梦境，而你感到自己身边的真实世界变得特别清晰。我站起身来，准备把这个可怜兮兮、不停哭泣的女孩永远地摆脱掉。总算是摆脱了。

杰拉尔德的旧摄像机就塞在我的箱子上方。我把它拿了出来，支在了小卡车后面，装上了一盘全新的录像带后，按下了录制按钮，把我自己置于镜头的前方正中央。

“好了，大家好。”我擦了擦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我，我叫亨利艾塔·休·霍夫曼。”

在我与松树谷彻底诀别之后，没有人会忘记我是谁。

戴尔

|

2008年4月12日，星期六

这个死去的女孩仰面躺在废弃已久的艾里克森谷仓一角，她的尸体一半浮在湖水中，湖水漫过了正在下陷的地面最低处。她的双手放在躯体上，底下是一件血迹斑斑的褶皱连衣裙。裙摆下面，她那双裸露的腿伸进湖水中，两条腿都肿胀得和她的腰一样粗，像两头海牛一样漂浮在肮脏的湖水中，令人触目惊心。她的上半身与那两条腿已经彻底分开。我以前见过分尸也见过浮尸，但我从来没见过两种惨状出现在同一具尸体上。尽管她的脸部已经遭到严重毁损，难以确定身份，但在整个郡，只有一份女孩失踪的报告。

“一定是海蒂。”我的副手杰克断言道。

警局接到了桑德斯家最小的儿子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和几个女孩偷偷溜到这里玩儿的时候发现了她。那里有一摊新的呕吐物，就在那扇变形的门后，他们其中一人在逃出去前忍不住吐了。我们刚进来时杰克也干呕了几声，不知道是因为那摊呕吐物，还是因为尸臭。往常我总是拿这个来嘲笑他，但不是现在，不是在看到这种画面时。

我从皮带上取下了照相机，开始拍照，从各个角度全都拍了一遍，并且还要避免滑进她身边的水里。

“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海蒂。”我没有听从突然而至的直觉，因为我们必须严格照章办事。

一进门，我就给市里的刑事鉴定实验室打了电话，向他们请求派遣一个法医团队对每一个残存的证据进行装袋和标注。在他们到达之前，我们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单独和她在一起。

“这有可能是其他人吗？”杰克绕着她的脑袋走来走去，他小心地挪着脚步，他以前是橄榄球防守截锋球员，脚下的木板被他的体重压得嘎吱作响。他又向前靠近了一些，我能看得出来这位执法人员正在飞快地转动大脑。

“她的脸已经这个样子了，不可能做出肯定的身份确认，尤其是尸体已经膨胀了。没有发现戒指或其他首饰，没有明显的文身。”

“她的包在哪儿？我从未见过不带包的女孩。”

“或许被人抢走了。”

“这个地方不是抢劫或谋杀的好地方。”

“不要言之过早，先确认身份吧。”我蹲到了她的旁边，用戴了手套的手指轻轻拨开了她的嘴唇，我发现她的牙齿完好无缺。“看来可以从牙齿入手。”

杰克检查了一下连衣裙，想找到衣服口袋，但没有任何发现。

“死因，最有可能是被刺死的。”我拉起了她的一只手，看到刀伤不是正中心脏就是在心脏的正上方。

“最有可能？”杰克哼了一声。

我没理会他，把尸体的胳膊向上举高了一些，直到露出了上面肤色稍白一点儿的的地方与下面肤色稍红一点儿的的地方的相接处。